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第九卷 第1期

论王度庐的早期小说

鲁迅“京派”与“海派”话语的生成机制

抗战文学的独特叙事文本

闻一多现代诗歌特殊句法研究

“拒绝诗意化”的努力

“十七年”教育剧：反现代的“现代戏”

20世纪60年代“反修防修剧”的价值观念研究

人性深度与艺术表现方式

转型与市场介入

家国同构，香港史诗

余光中灵动幽默散文的质料与弹性

“艰苦的浪漫”

城市特质、通俗小说与“津味”的建构

论“五四”新思潮中的“赵五贞自杀事件”

翻译领域内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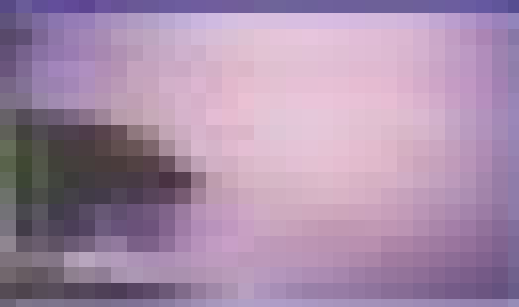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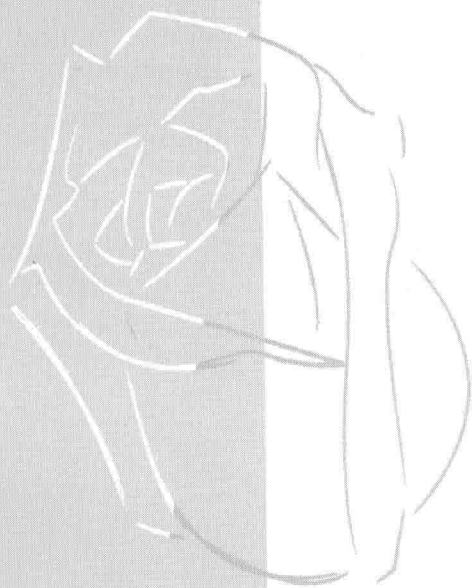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第九卷 第1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第9卷. 第1期 / 胡星亮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305-13323-7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671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九卷 第1期)
主 编 胡星亮
责任编辑 施 敏
责任校对 李建国
封面设计 赵 秦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16 印张 12.5 字数 223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3323-7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文学史透视】

- 论王度庐的早期小说 徐斯年/1
- 鲁迅“京派”与“海派”话语的生成机制 王爱松/19
- 抗战文学的独特叙事文本
- 吴组缃长篇小说《山洪》阐释 黄书泉/33
- 闻一多现代诗歌特殊句法研究 欧阳骏鹏/45
- “拒绝诗意化”的努力
- 李锐《厚土》、《银城故事》、《旧址》的精神取向 刘 皓/59

【戏剧研究】

- “十七年”教育剧：反现代的“现代戏” 阮南燕/71
- 20 世纪 60 年代“反修防修剧”的价值观念研究 申 燕/83

【文学现场】

- 社会问题、感情世界、人性深度与艺术表现方式
- 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发展论 王春林/96

【台港海外形声】

- 台湾文学新态势:政治转型与市场介入…………… 张诵圣著 刘 俊译/112
- 家国同构,香港史诗
- 论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李 钧/123
- 余光中灵动幽默散文的质料与弹性…………… 凌 逾/138

【博士论文选粹】

- “艰苦的浪漫”
- 张承志的知青文学写作…………… 李有智/148
- 城市特质、通俗小说与“津味”的建构…………… 黄育聪/161

【文学与文化】

- 论“五四”新思潮中的“赵五贞自杀事件”…………… 杨华丽/172
- 翻译领域内的“尝试”
- 关于胡适译作《梅吕哀》的几个问题…………… 张维娜/184

CONTENTS

On Wang Dulu's Early Novels	Xu Sinian/1
The Formative Mechanism of Lu Xun's Discourses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Schools"	Wang Aisong/19
A Distinctive Narrative in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n Interpretation of <i>Mountain Flood</i> , a Novel by Wu Zuxiang	Huang Shuquan/33
The Unique Syntax in Wen Yiduo's Modern Poems	Ouyang Junpeng/45
The Endeavor to "Refuse Poeticization": the Spiritual Orientation of Li Rui's <i>Thick Soil (Houtu)</i> , <i>Tales of Yincheng (Yincheng Gushi)</i> and <i>the Old Relic (Jiuzhi)</i>	Liu Hao/59
The Educational Drama in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the Anti-modern Modern Plays	Ruan Nanyan/71
On the Values of "the Anti-revisionist and Revisionism-preventing Plays" in 1960's	Shen Yan/83
Social Issues, Emotional World, Human Depth and Mode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Development of Short Stories and Novellas in the New Century	Wang Chunlin/96
The New Tendency in Taiwan Literatur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Market Intervention	Zhang Songshen Liu Jun (trans.)/112
Isomorphism of Household and Nation, an Epic of Hong Kong: On Shi Shuqing's <i>Hong Kong Trilogy</i>	Li Jun/123

Vividness and Humor: On the Diction and Stylistic Flexibility of Yu Guangzhong's Prose	Ling Yu/138
"Hard Romance": Zhang Chengzhi's Writing of "Educated Youths" Literature	Li Youzhi/148
Urban Characteristics, Popular Nove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ianjin Flavor"	Huang Yucong/161
On the "Suicide of Zhao Wuzh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y-fourth" New Thinking	Yang Huali/172
A Try in Translation: A Few issues in Hu Shi's Translation of <i>Minuet</i>	Zhang Weina/184

论王度庐的早期小说

徐斯年*

(苏州大学 出版社,江苏苏州 215000)

内容摘要:王度庐早期所撰侦探小说尽管难免稚嫩,当时却很受读者欢迎;同期社会言情小说因描绘城市生活面广、批判色彩浓厚而颇可观;武侠小说稍弱,但它们与社会言情小说一同探索“侠情”模式,并以不断积累、日益成熟的“失败—失意的男人”谱系,催生了《宝剑金钗》。历经12年,王度庐终于由一个17岁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开创“现代武侠言情小说”完善形态的一代宗师。

关键词:王度庐;通俗文学;小说

(一) 王度庐的早期简历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字霄羽。“度庐”是1938年开始启用的笔名,现则成为其公认的正式名字。他出生于北京下层旗人家庭,6岁失怙,上有一位同住的叔祖父和一位姐姐,下有遗腹出生的兄弟,主要靠寡母和姐姐替人缝补浆洗维持全家生计。15岁小学毕业(十二三岁时曾一度辍学),一边自学一边艰难谋生。约于1926年开始在《小小日报》发表通俗小说。1930年初,以笔名“柳今”在该报副刊开设个人专栏“谈天”,日撰杂文一篇,同时亦为其他专栏撰文。次年,受聘担任该报编辑。1933年辞职,于做家教时认识李丹荃。1934年赴西安,曾任西安《民意报》编辑及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室办事员。1935年与李丹荃在西安结婚,婚后辗转西北、中原各地求生。1936年返回北平。次年春,夫妇同赴青岛。

张贛生曾说:王度庐“创造了武侠言情小说的完善形态”,因而“是开山立派的一

* 作者简介:徐斯年,苏州大学出版社编审。

代宗师”。^① 他所创作的现代武侠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即为 1938 年至 1944 年在青岛发表的“鹤—铁五部曲”(《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首先连载的则是《宝剑金钗记》^②)。因此,我们把 1926 年至 1937 年这一时段视为其创作生涯的“早期”。

已知的王氏早期小说,绝大部分发表于《小小日报》。笔者为撰写《王度庐评传》搜集资料时,恰逢全国馆藏旧报集中摄制缩微胶卷,所以未能查阅该报。现在见到残存的该报及北平《平报》缩微胶卷,还有陕西相关报刊,除查到发表于《小小日报》的早期杂文一百四十余篇(署名“柳今”),发表于西安《民意报》“电影与戏剧”专栏的评论数篇(分别署名“柳今”、“潇雨”),发表于《陕西教育旬刊》的论文《民间歌谣之研究》一篇及发表于《陕西教育月刊》的报道两篇(均署“王霄羽”)外,共搜集到王氏早期小说 28 种,具见下表。

残存《小小日报》所载王度庐小说目录

作品名	刊出时间	样式(标类)	备注
1.《半瓶香水》	1926/4 前?	侦探	未见,据《红绫枕》内文。
2.《黄色粉笔》	同上	侦探	同上。
3.《红绫枕》	1926/6/2—3 载毕?	惨情/实事	署“霄羽”,据残报复印件所载《竞渡广告》推知终载时间,又可推知约始载于 4 月上旬。有单行本,其发行广告殆于 6 月 1 日业已见报。
4.《残阳碎梦》	1926/12—27/1	社会	署“王霄羽”,严重残缺。
5.《侠义夫妻》	1927/1—?	武侠	同上。
6.《琪花恨》	1927/3—?	社会	同上。
7.《孀母孤儿》	1927/5—?	社会	同上。
8.《漂泊花》	1927/5/30—27/6	社会	同上。
9.《红手腕》	1927/8—?	侦探	同上。
10.《护花铃》	1927/9	侠情	署“霄羽”,严重残缺。
11.《青衫剑客》	1927/10—11	武侠	署“王霄羽”,严重残缺。
12.《蝶魂花骨》	1928/3—?	社会	同上。
13.《疑真疑假》	1928/3—?	侦探	署“葆祥”,严重残缺。

① 张贛生:《〈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說集〉序》,群众出版社 2001 年 4 月版卷首。

② “鹤—铁五部”连载时的书名与单行本略有不同,按发表时间先后,依次为:《宝剑金钗记》、《剑气珠光录》、《舞鹤鸣鸾记》、《卧虎藏龙传》、《铁骑银瓶传》。

续表

作品名	刊出时间	样式(标类)	备注
14.《战地情仇》	1929/6—?	社会言情?	未见,据预告。
15.《触目惊心》	1930/3—?	侦探	未见,据《空房怪事》前言。
16.《自鸣钟》	1930/4—?	侦探	署“王霄羽”,严重残缺。
17.《惊人秘柬》	1930/4—5	侦探	署名同上,基本完整。
18.《神葵捉鬼》	1930/6	侦探	同上。
19.《空房怪事》	1930/7	侦探	同上。
20.《玉藕愁丝》	1930/7—?	惨情	署“香波馆主”,不全。
21.《烟霭纷纷》	1930/7—8	社会	署“香波馆主”,前半部基本可读,后半部未见。
22.《鳌汉海盗》	1930/8/1—9/13	武侠	署“霄羽”,基本完整。
23.《燕燕莺莺》	1931/8—?	社会	署“王霄羽”,严重残缺。
24.《缠命丝》	1931/8—?	哀情	同上。
25.《绣帘垂》	未详	言情?	未见,据李丹荃女士回忆。
以上合计 侦探 10 种(含《红绫枕》 ^①);社会言情 12 种(亦含《红绫枕》);武侠 4 种			

残存《平报》所载王度庐小说目录

作品名	连载时间	类型	备注
26. 黄河游侠传	1936/10/13—1937/4/17	武侠	署“霄羽”,基本完整,共 12 章。
27. 燕赵悲歌传	1937/4/18—7/9	武侠	署“霄羽”,基本完整,共 6 章。
28. 八侠夺珠记	1937/7/10—7/31	武侠	署“霄羽”,至第 6 章,共载 22 次。后半部未见。
以上合计 武侠 3 种			

由于各图书馆现存旧刊、特别是旧报残缺严重,当可肯定王氏早期小说、杂文总数远远超过以上统计(若干时段还属“空白期”)。出于同样原因,以上 28 种残存小说基本保持完整者甚少。我们只能在这样严酷的制约之下展开论析。

(二)“以著侦探小说知名”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王度庐最早公开发表小说当在 17 岁时(鉴于《半瓶香水》、《黄色粉笔》和《绣帘垂》之确切发表时间难以考定,也不排除 16 岁时的可能性),而且一开始便“全面出击”,尝试撰写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不过,他的初试之作,却是作为“舶来品”的侦探小说。

^① 按《红绫枕》也可视为侦探小说,属于跨类作品。

我们掌握的王氏 10 种侦探小说中,相对完整可读的只有《红绫枕》、《惊人秘柬》、《神槨捉鬼》和《空房怪事》四种。鉴于一般读者不可能读到王氏早期作品,本文在评介重点文本时,都将首先介绍情节梗概。

《红绫枕》共 10 章,约 3 万余字,发表时标类为“惨情/实事小说”,但它也被视为侦探小说,而且是至今可以见到的“鲁克系列”第一部。其情节梗概如下:

在沪卖文为生的湖南籍青年作家戚雪桥与歌女桑泪月相识相爱,并已定下婚约。曾受雪桥接济的屠户熊阿大担心雪桥受骗,为考验泪月忠贞而怀刀伪装逼奸,结果吓死桑母。阿大畏罪,潜逃杭州。

戚、桑婚期因母丧而推迟。为获稳定收入维持家计,雪桥应聘入臧师长幕,任秘书。另一秘书殷显仁挑拨师长纳泪月为妾,为此关押、拷打雪桥,逼写休书。泪月接休书后,向臧师长提出放人、预付妆奁费等条件,资助获释的雪桥逃亡杭州,自己置备红绫枕,内藏匕首,拟拼一死以明志。

臧师长迎娶泪月之夜,新房内忽生血案,泪月中刀气绝,臧师长不知去向。英捕房包探鲁克与助手马进到达现场验勘,循血迹在隔壁公馆井中捉得棉袄、夹裤,内有杭—沪车票一张,屠户包肉之蓝色“豆纸儿”数纸。回到巡捕房,鲁克传唤知情者了解事件背景,锁定熊阿大为第一嫌疑人,遂率马进赴杭侦查。

抵杭后,鲁克化装为茶叶贩子,入住熊阿大所住旅馆,与之初步接触,并在外出查访时见到在放鹤亭题诗的戚雪桥和来杭躲避的殷显仁。又趁熊阿大外出时开启所存皮箱,发现臧师长头颅和阿大手写追悔文字。鲁克正与马进联络时,阿大回到旅馆,不仅承认为替雪桥、泪月报仇而杀臧师长,割头、抛尸,而且承认也已将殷显仁在杭杀死;桑泪月则系挺身刺杀师长不敌而为臧所杀害。鲁克、马进带回熊阿大,法庭判以无期徒刑,随即郁死狱中。

戚雪桥埋葬泪月、阿大,赋诗哭吊后自缢,被鲁克救下,劝解道:你还有老母在堂,怎么可以死!雪桥乃返乡,安顿好老母,投沅江以殉。

作为侦探小说,《红绫枕》是在第五章洞房案发时才进入“文类程式”的。前四章均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所以,当鲁克到达现场时,读者对事件的背景和前因,要比这位“赛福尔摩斯”知情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必须安排一段鲁克传询知情人的情节,以使侦查工作符合逻辑。这也决定了在排查犯案嫌疑人时,鲁克和读者面临的悬念都不很大,真正存疑的问题只有两个:一、臧师长为何失踪?二、桑泪月为谁所杀?对这两个问题,鲁克已凭物证、痕迹,经逻辑推理而“明白大半”,只要熊阿大到案,推理便可得到验证。他和马进的杭州之行,其实只是搜证、求证之行。所以,当熊

阿大到案之后，他对马进说：“这案子有什么难？反正比咱们早先破的那半瓶香水容易得多罢！”看来，《半瓶香水》和《黄色粉笔》都属于“鲁克探案”系列里的“正格”侦探小说，《红绫枕》则是“变格”的侦探小说。用严格的眼光考察，这部作品在情节构思和描写上是存在瑕疵的，例如熊阿大为何要把臧师长的头颅割下来，而且在箱子里保存那么久？作者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对于沪、杭的生活习俗及语言，叙述中也多有不合之处。但是，考虑到作品出自一位 17 岁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文学青年之手，仍当视为佳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意义，将在本文第五节内再作专题讨论。

1930 年发表的《惊人秘柬》亦属“鲁克探案”，共 10 章，约 2 万字。情节梗概如下：

鲁克携马进刚回到故乡安徽广德，即收到熟人曾健生留条，谓有要事，请来舍下一谈；随即前往赴约。

某日，鲁克求见大律师韩坪山，托韩代为保存一封密柬，并立字据曰：“此函内容，韩君一概不知，除保管外，一概不负责任。”盖有私章为凭，并嘱咐道：所盖私章上的“克”字，用放大镜可以看出末笔一钩为双岔，是为暗记。以后除非本人亲自来取或有加盖此章的函件为凭，任何人来索取，都不可出示、交付。

一周多后，韩坪山收到署名鲁克的一封挂号信，谓：秘柬之事发矣，速将该件焚毁，否则十五分钟后将有恶徒登门，你我性命均难保。韩用放大镜查验所盖私章，“克”字一钩确为双岔，即遵嘱烧毁秘柬。事后不放心，登门访鲁克，鲁外出未归；回到家中，并无意外发生。

次日鲁克来访，韩告以秘柬已遵嘱焚毁。鲁大惊，谓不曾来信；检验该信和所钤图章后，问韩是否向别人谈起过受托藏柬之事。韩说赴亲戚家贺寿，酒后似乎提过。鲁克问：酒席上有无姓范的？韩答：似乎没有。鲁克道：“烧了这封秘柬倒不要紧，只是恐怕要弄出几条人命来啊！”随即收起假信说：你不会因这件事情而为难，一周以后我当可以向你揭示内情。此时马进来到，报告曾健生家出了命案！

鲁克、马进到得曾宅，见仆人李德绥已被铁器击死。曾健生对鲁克说：幸亏我们夫妻遵照你的嘱咐搬到东屋去了，昨晚李德绥就是在北屋被杀的。鲁克查验现场，发现房门白瓷门钉上似有异迹，遂用白纸加封。命在场警察处理现场，嘱健生事后“到舍下去一趟”。

曾健生来到鲁家，见鲁克化装外出刚回，嘱咐健生搬家。健生遂到十字街，租下鲁克代为定好的一处房舍，次日即搬迁过来，鲁克、马进始终参与这一过程。

三天之后，有凶徒于黄昏时跳墙而入，被埋伏在新宅里的马进、鲁克擒获，搜

出身藏印刷机器铁质零件一个,转轮手枪一把,由警察押往县署。曾宅命案于是告破。

当天下午,鲁克访韩坪山,告以案情和破案经过:凶徒范远谋,曾因讹诈、枪击曾健生而获刑。获释后追到广德,上门威胁健生,健生握有范远谋当年所写恐吓信及范之照片一张,对范说:两件证物已交鲁克,如敢作歹,必受惩罚。范悻悻而退。鲁克托韩律师代藏之秘柬,即此两件证物。韩酒后失言,吐露鲁克私章暗记,恰被同席的刻印高手常绰才和石印厂老板褚仲咸听到,而范远谋正是褚手下的工人,并曾和褚密谋讹诈曾健生。于是四人合作,通过与鲁克交往较多的裁缝铺获得鲁之笔迹,由常某仿刻私章,假造信件。骗得韩律师烧毁秘柬之后,范即往曾宅作案,不料被打死的是个仆人。鲁克勘验现场,发现凶器似为铁质钝物,又在门钉上发现印刷油墨微痕,与假信纸上所留微痕相似;通过化装侦察,查明范在褚氏印厂做工。于是建议健生搬到石印厂附近居住,引蛇出洞,擒获范某。

《惊人秘柬》符合“正格”侦探小说程式,全以“限知视角”叙述,时空“折叠”也运用得较好。这篇作品和《红绫枕》有一点相似之处,即在锁定嫌疑人方面没费多少周折。起初,鲁克的任务只是找到范远谋,预防犯罪。不料韩大律师一时失言,加以犯罪团伙狡猾多谋,导致仆人惨死,双方都有失策。鲁克从中吸取教训,夺取主动,终于获胜。全篇贯穿两条情节线,与鲁克等相关的属于明线,与范远谋等相关的属于暗线。罪犯与侦探斗法,全从明线交代,因此悬念颇强,相当好看。

然而,这篇作品也有经不起推敲之处。第一,仿刻私章,仅凭得知暗记是办不到的,因为还须掌握形制、规格,所镌字体、布局以及风格。这些信息,从那位虽然微醺却未完全丧失警惕性的大律师口中,是不可能完全得到的。裁缝铺里留有鲁克所写便条虽然符合情理,但是便条若钤印记,就不合理了(作品里也没有这样交代,排除了经此途径获取印章其他信息的可能性)。因此,仿刻私章这一情节因缺乏必要交代而显得牵强。第二,范远谋是个反侦察能力极强的凶犯,一直跟踪、监视着鲁克和马进的行踪;而曾氏搬家,鲁、马都是直接参与,未加掩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范某竟会上当,与其显示过的反侦察能力不符。这样一来,“赛福尔摩斯”的谋略,反而也被“降低”了。

《神獒捉鬼》和《空房怪事》都写警犬学专家章渲破案的故事(作者在引言中说:这些故事是马进来信提供的,共有四则;因而“章渲系列”也可视为“鲁克系列”的“外篇”)。《神獒捉鬼》述章渲在警犬“灵狮”的帮助下,凭一顶染有血迹的皮帽破获一起命案。《空房怪事》则述章渲指挥灵狮嗅踪,破解一起“李代桃僵”的命案;空屋绿光,

墙头“鬼影”，密室机关，恐怖、怪异氛围颇浓。凶犯又是一个退休之后侨居浙东的东南亚某小国官员，平添数分异国情调。

作者以马进的口气介绍章渲，说他是浙江嘉兴人，与鲁克、马进同毕业于上海法律专科，精通警犬学。这个人物很可能不是向壁虚构的：中国第一位警犬学家董翰良（1887—1979），民国初年先后就学于北京高等警官学校警犬科及日本警犬专科学校，又被日方派往德国专攻警犬学，人称“东方警犬学鼻祖”。其夫人为北京籍，满族。另有钱锡林，湖南嘉禾人，亦曾就学于德国警犬研究所，任内务部高等警官学校警犬科科长，辈分应该高于董翰良^①。读王度庐的“谈天”杂文，可知他涉猎报章书刊甚广而杂，由此推测，他极有可能看到过关于这两位警犬学家的报道，从而塑造了章渲这个人物。但从上述两篇作品又可看出，他在写作时又是缺乏专业知识准备的，例如叙述章渲指挥“灵狮”追踪，每次都没写到“嗅认嗅源”这个必不可少的技术环节。此类瑕疵，也颇令人遗憾。

十余年后，当“王霄羽”的名字出现在青岛报纸时，有人撰文介绍说：“王君曩在北京主编《小小日报》时，以著侦探小说知名”^②。可见尽管稍嫌稚嫩，王氏侦探小说当年仍颇受读者欢迎，产生的影响竟比他同期所写的社会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更深。当时的小报读者不仅从这些侦探小说曲折离奇的故事里享受到阅读的乐趣，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初步懂得了什么是“法治”，因为这些作品描述的虽是破案一缉凶过程，深层却蕴涵着对于“有罪推定”的否定。而作者在构思中，对中国当时法制的现状及其缺失，也确实是有认识并有所交代的。对于青年王度庐而言，撰写侦探小说还是学习精心构思故事、学习运用新式叙述语言的有益实践。

（三）社会小说颇不俗

现已掌握的王氏早期小说 28 种里，社会言情类占了一半，数量最多。连载时，除《红绫枕》和《玉藕愁丝》标为“惨情小说”、《缠命丝》标为“哀情小说”外，多被标为“社会小说”，而实际上几乎每部都含爱情故事。可惜的是，除《红绫枕》外，其他 13 种均系断章残篇（有的仅知篇名）。其中，《烟霭纷纷》存 18 回，《玉藕愁丝》存 8 章，虽不连贯，但是基本可读。

^① 参见《百度文库》：“何应钦等政要曾为《警犬侦探密法》题词”；万家姓网 10000xing.cn“民国钱氏将军录（35）”。

^② 见傅珮琳《〈落絮飘香〉读后》，《青岛新民报》1940 年 2 月 20 日。按《落絮飘香》是王度庐用“王霄羽”的署名在《青岛新民报》发表的第一部社会言情长篇小說。傅珮琳则为该报副刊编辑关松海之夫人；关亦系旗人，即为《新民报》向王度庐约稿者。按当年《小小日报》只有一名编辑，所以也称“主编”。王度庐任编辑是在 1931—1933 年间，目前尚未见到他在这个时段所写的侦探小说。

《玉藕愁丝》行文稍显欧化,略嫌矫作。全作不立回目,每章均以两字为题,残存者为:“第一章 忧怀”、“第二章 雇佣”、“第三章 旧梦”、“第四章 鸿沉”、“第五章 情疑”、“第六章 蚕缚”、“第八章 孽忏”。章题类似戏曲折名,可见作者熟悉的依然是传统章法及其叙事方式。书叙一对情人,因受小人拨弄而断绝关系。六年之后,男主人公周玉轩从日本学成回国,在上海某法院任验尸官,业已娶妻生子,生活颇为优裕。某日,其妻雇得一位新仆妇,十分满意;玉轩归来发现,这位仆妇竟是自己的初恋情人甄藕娟。由此引出过去的故事和当前的纠葛。已见结局是:甄藕娟投黄浦江自尽,奉命验尸的就是周玉轩!①

就现存文本考察,《玉藕愁丝》最值得注意的是:开头构思与曹禺的《雷雨》有不谋而合之处②。这反映出王度庐创作《玉藕愁丝》时,已经面临如何借“现在的故事”引出“过去的故事”,又借“过去的故事”推动“现在的故事”,这样一种相当“现代”的叙事课题,而且有所实践。可惜的是,他依然习惯于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和“线性时间”③,未能在时空处理方面获得叙事方式上的新突破。

《烟霭纷纷》的男主人公是安徽青年柳慕新。他孤身来京,插入希文中学读高中;京中虽有一位二叔,然而也是单身,所以慕新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只能留在学校宿舍忍受孤独。某个周六晚上,正当他望着月光吟哦李白《静夜思》时,秋风突然送来悠悠的风琴声,令他忘情许久。此后每逢周六,都有琴声相伴。一个偶然机会,令他结识了隔壁缪宅的大少爷缪容雍,相谈知是同乡。后又认识缪宅二小姐——慧娴女校的初二学生缪淑緛,也就是那位每星期六回家必要弹琴自遣的人。

处境孤寒的柳慕新成绩优秀,很求上进。缪家是个开通、亲厚的大家庭,使他倍感温暖。玉洁冰清的缪淑緛性格开朗,和他共同话语很多,于是二人渐萌爱意。然而,迫于经济压力,慕新不得不于第二学年辍学,投入赣次长府中担任家庭庶务。这个职务令他不得不与各房姨太太、丫鬟频繁周旋,看透了上层社会的奢靡、腐败,更觉缪淑緛之纯洁、可爱。他不想“为五斗米而折腰”,可是老家的母亲却因他能自立、减

① 现存残篇第八章后注“未完”。不知未完的是这一章,还是后面有第九章、第十章。

② 曹禺《雷雨》构思于1929年,直至1933年方出版。

③ 中国传统白话小说源自“说话”,故其叙事罕见“时间空格”等戏剧性的时间变形处理;即使故事时空发生跳跃,也要保持“说话人”与“听众”共处时空的连续性。《玉藕愁丝》第二章叙“现在的故事”,第三章转叙“过去的故事”,开头说:“天下有许多离离奇奇的事情,常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例如周玉轩,平日是个多孤闷的人,而如今无端的雇来这么一个甄藕娟,他便这样慌神忘形,岂不是大可异大可笑的事情!阅者还不知其中遇合之巧:原来这甄藕娟,便是周玉轩六年以前的情人啊!”这段文字就完全是为了保持“时间线性”而设置的。

轻家庭负担而不胜庆幸，嘱他务必珍惜；他希望与缪淑娴常相厮守，可是又摆脱不掉这份令人腻烦的差使。作者用了几段笔墨，渲写这位喜欢内省的青年的内心独白。柳慕新的这些身世之感，可用两个关键词加以概括：“无奈”和“不甘心”。

除了缪、赣两个家庭，作者又引出了第三个家庭。这一家的男主人祁荣冕原是赣次长的同学，如今败落，仅在冷衙门里充个科员。家中经常无米下锅，祁妻不耐贫寒，受“暗门子”诱惑，走向堕落。祁荣冕则靠下班之后拉黄包车贴补家用。某晚，他在慧娴女校拉得一笔生意，不料半路遭遇车祸，摔伤了车上的女学生，她就是缪淑娴！

作为“社会小说”，作者以柳、缪爱情故事贯穿起三个不同的家庭，扩大了叙事纵深，这种构思和结构都是可取的。值得讨论的是祁家的引出：作者先用柳慕新的“限知视角”——他在赣府遇到一个求见次长的陌生人；然后立即换用全知视角，回叙此人即祁荣冕的经历，并展开对其家庭境遇的铺叙；花费大量篇幅之后，方才绕到“车祸”。单独考察，作者在此变换视角、打断连续的“时间链”，都是叙事求新的探索，无可非议。但从全作整体考察，难免令人感觉对结构的严谨性有所破坏。如果改以“车祸”引出祁荣冕，然后再与柳、缪故事交织，叙述祁家境况，在结构上应会更加严谨，叙事也会更加统一。

《烟霭纷纷》显示出作者善于描写日常生活场景和各类人物语言的技巧（这是同期武侠小说所缺乏的）。有时一句话便能生动显现人物的身份、性格。由于现存文本尚未出现尖锐冲突，所以大量叙写的都是平淡的生活场景和人物的日常对话。凡此，作者都能写得生动、耐看。例如缪淑娴因出车祸而住院，柳慕新前去探望，作者是这样写的——

……慕新说：“我听见你摔伤，无论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我也得来的。”淑娴笑着说：“那么现在外国来打我们中国，正在危急，你是先去救国呢还是先来看我呢？”慕新说：“我想那时你必要一跃而起，忍着伤痛，去加入女子救国军。那时不用我来看你，我们也就见着面了。”淑娴听了微笑，又说：“我们学校昨天就开发了——这次上西山，大半得星期二才能回来呢！总是我没福上西山。”慕新说：“不要紧，将来你好了，我们一同上一趟西山。”淑娴点头说：“好罢。”慕新接过她手里那本书一看，名叫《双鬟记》，却是一本哀情小说。慕新说：“这本书是谁的？”淑娴说：“是我妈昨儿瞧我，给我送来的，教我解闷。”慕新点了点头，翻了翻那本小说，只见其中笔意很是颓丧，当下心里不禁惨然，遂就说：“妹妹，我有几本科学小说，明天我带来给你看。我希望你以后不要看这类小说。”……

上述对话中提到的《双鬟记》，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徐枕亚的作品，出版于民国五年